

约定

■林世铨

上个周末,老友苗山请我们一家子共赴家宴。餐后茶聊,便想起这件事,想起这个题目。

那年,那次,饭后与苗山短信,问他是否在厦门,如在,去找他泡茶,他回复在上海。为写一篇文章,想再看下他小外孙的“宝座”,是不是叫椅轿——我们老家对幼儿座椅的统称。他回说待查了再回复我。估计是他们华师大校友聚会,毕竟数十载的老同学再相见,自是不得空的。

应是当晚十一点后吧,他来短信,我给回复,于是他来回,来来回回,聊了许久,估计不下一个小时。记得那晚短信,由问答而回忆,难免感慨万千……不为当年的生活困顿而伤感,只为当年我俩能咬紧牙关坚持读书上进而自赞。

一个阶段,因买房子常到厦门麻烦他们夫妇,一次茶聊,他谈及自己的业余爱好,我以为是写作,他说:“乃绘画也。”然后,拿出几幅新作让我们观赏。我随手拍下几张,得闲学习把玩。晚上没事,顺便把感想发给苗山。苗山趁机介绍他当年一些未曾对人言的事儿。难怪,我考取后,他竟然能在

复读期间利用课余时间师从美术老师培宁先生,培宁先生早年可是《中苏友好报》的美术编辑,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画家兼美术教师。

苗山多才多艺呢。早时,知道他的作文可以,不承想他的绘画也有心得。苗山曾跟我说,复读的时候他参加一次市级作文大赛,他的《龙公溪大桥》获得一等奖并被收入获奖作文汇编,还做了当年市高考复习资料。有几次,他说他想写一本书,回忆性质的。几次都这么说:“我写,你来把关。”我说,我少时跟随大哥学木工,都是他们刨呀锯呀裁弯取直啊,我清理木屑、打扫卫生。我的意思,他主写,我做做校对可以。算是答应他了。他还说,他有很多的故事,想自己说,再请一位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给记录整理,然后由我来修改和润色。在他眼里,我读的书不少,属有墨水的那一类,足以润色和把关。于是,就顺着他的意思。

后来的一次,还是两次,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其实我们可以合写,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人一个故事地写下来,从各自的角度写,这样两个人的故事就可以写出一个大部头来。我也没反对,毕竟他说的不无道理,当年我们都是有故事的

人哩。由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来写一本有意思的书,并非什么先例,况且我俩相识相知数十载,写起书来应该是轻车熟路,没有不赞同的。为此,我们曾有一个阶段前前后后来来回回数百条上千条短信都在商量这部“书”的事。对老友,我充满信心,因为他读的重点大学文科,从事过不少职业,大学教书,做生意,国内国外,有品儒商,成功人士,见多识广,弄出一本有价值的书来绝对不成问题。当然,我对自己倒不是很自信了,一是工作后就那么两三样工作,学校,机关,上班在单位下班在家里,见识和见闻有限得很,没啥新鲜。

后来的某晚快致晚安的时候,他来短信如是问:“我们以前短信可作《序》否?”我回复:“可以,当然可以。”怎么不可以呢?这些纯属成书过程的东西,自然可作序言。

然而,一个阶段,他忙他的事业,我忙我的工作。前前后后我有意往这个方面靠,也真写了几篇文章,虽不如意却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先后有二三十篇,甚至不止这个数。不知苗山有没写,写了多少,有无心情继续做这项美事,抑或让这部“书”止步于《序》——那个时候的探讨……

忆毕业季一二事

■钟泽弘

每年六月,对中国的莘莘学子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月份,在这个月份中,有中考等一系列改变人生命运的考试,也会产生一幕幕离别和难忘的瞬间,这便是毕业季。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六月毕业季的到来为青春的色彩画下了休止符,也给予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遥想大学毕业那天,天气有些炎热,但大家的热情丝毫未减,有些同学坐在树下围成一圈,饶有兴致地分享实习生活的点点滴滴,感叹论文创作的不易。还有一些同学迫不及待地拿起相机记录下穿着学士服的珍贵瞬间,恨不得把全校的师生都“装”进那小小相机中。

随着国歌的开始,万众瞩目的毕业典礼正式开幕,礼堂里飘着栀子花与康乃馨的清香。校长在台上的谆谆教诲不时在礼堂回响,我在老师们眼中也看到了太多的不舍,我们甚至反过来安慰老师,世上哪有不散的宴席,在社会上辛勤努力才是对学校养育之恩的最好报答。当毕业证书正式颁发到手中的时候,我感慨万千,辛劳读书十几载,所有的荣誉,所得的成果都汇集在这张小小的纸上了。这张纸虽小且薄,却似乎有着千斤重量,他是我求学生涯的见证,更是命运之门的钥匙,同时也意味着未来生活的开始。我看到有人捧着证书喜上眉梢,我也看着有人捧着证书红了眼眶,我却捧着这份证书五味杂陈,静静地坐在旁边,心里不是滋味。

但毕业季从来不只是意味着离别。在宿舍楼上,我看到大大小小的车辆搭载着毕业学子开向远方,驶向希望。在食堂里,我看到餐厅的老板和打饭的阿姨给我们这些毕业的学子们多打一勺饭菜,多说几句肺腑之言。朋友圈上刷屏的毕业照,公众号里随处可见的毕业感言,这些碎片化的细节中透露出的温暖情谊,更让我们坚定了一份信念:我们从来不惧别离,我们从来不是孤身前行,短暂的分离只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又是一年毕业季。校园里的花朵应该还是开了又落,落了再开吧,湖泊上的鸟儿应该还在成群结队飞翔吧,教室里的书桌应该还在送别旧人,迎接新人吧,听说学校发展越来越迅速,但毕业季的氛围应该还是那般酸酸苦辣吧。我已离开校园两年,这两年中我已适应了社会生活,精神容颜也改变了许多,但我对学校的眷恋,对老师和学生的情谊,依然保持着那份热忱,它将永远长存。

乡间晨跑时光

■马延灯

六月的风轻拂新溪路,裹挟着栀子的甜香。虽还未到盛夏最为浓烈之时,这若有若无的馥郁芬芳,却为夏日清晨增添了几分清雅之色。

晨光隐匿于远处山峦的褶皱间,周遭尚浸在淡淡的黛青色里,我便起身,换上运动鞋出门。

乡村的清晨宛如一块温润的青玉,带着夜的余温,轻柔地贴在肌肤上,让人不禁放慢呼吸,去感受这份独属于清晨的静谧与温柔。

最先苏醒的是草垛。沾着露水的草梗被朝霞晕染,恰似撒了一把碎金。风拂过草尖,露珠偶尔落到鞋面,凉意顺着脚踝蔓延开来。那草垛犹如一个个沉睡的巨人,此刻正慵懒地舒展身躯,抖落满身星光。

红瓦白墙的村子仍在酣睡,唯有一处炊烟最先醒来,一缕缕慢悠悠地升腾,与晨光缠绕。它们时而聚作一团,似在诉说昨夜的美梦;时而又分散开来,化作丝丝缕缕,消散于微亮的天空。

带着这份清晨独有的宁静,我开启晨跑锻炼。跑起来时,水泥路还透着夜的潮气,每一步都仿佛踩在绵软的云朵上,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细碎声响。

呼吸间,青草混合着泥土的气息涌入肺腑,带着乡村山野独有的清新。汗水渐渐渗出,顺着脖颈滑进衣领,这时才发觉晨光已铺满整条小路,阳光洒在路面,泛起点点金光。



路边的野花格外热闹。淡紫色的不知名小花,鹅黄色的蒲公英,被风一吹便轻轻摇曳,宛如撒在绿毯上的星星。偶尔有蝴蝶跟着跑上一段路,翅膀扑棱的声音与脚步声交织,构成独属于清晨的节奏。

晨风轻拂,最有趣的当数那些小露珠,被轻风吹得四处滚动。有的露珠调皮,滚进花蕊,为花朵戴上晶莹的项链;有的顺着叶片滑落,滴入泥土,滋润着脚下的土地。

这样的晨跑,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汗水浸透的衣衫,比任何奖章都更为珍贵。

当我在课堂上讲述朝阳如何染红天际,说起露珠怎样在草叶上跳舞,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里,也会泛

起与我一样的光芒。原来,教育恰似这晨跑,不必追逐过于遥远的目标,只要带着热爱前行,总能在平凡中遇见美好。

在这样的晨跑中不断思索,站在讲台上,看着窗外的阳光一寸寸爬过操场,我忽然领悟:成长本就是一场追光的旅程。远方的理想固然璀璨,可脚下沾着露水的小路,路边摇曳的野花,同样值得驻足欣赏。

我愿做那个守着晨光的人,带着孩子们奔跑,既能仰望星空,又能俯身拾捡生活里的诗意。

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绽放出独特的光芒。愿孩子们铭记,这晨光合着露珠与花香的美好,成为他们人生温暖的底色。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